

T 1278/4822

27

2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2 JAN 1952

大學家善補卷第六十四

秋祭把

祭告祈禱之禮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朱書曰玄鳥也春分玄鳥降而辛氏之妃有娠

氏女簡狄祈于郊禘故歲餘簡狄亦之而生契其

後遂為有商氏故有天下事見史記

正按商禘之祭商特在之則禘于而祈禱

天亦有降聖之理故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

則是古禘之時也此大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四

阿波國文庫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

下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朱熹曰玄鳥馭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禱馭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臣按高禘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

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禱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人時也維姜嫄高辛生民

如何克禋精意以享之克祀祀郊也以弗弗之言無子求有子也

履踐也帝武迹也敏拇也攸介大也攸止載震也載載風也夙

肅也載生養也載育時維后稷也

朱熹曰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

變媒言禘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

祀之天子親往後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

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禘前也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大牢尊

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

高禘先禘之神天子親往後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鞬弓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陳澧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

為祠禘祈嗣之候古有禘氏袂除之祀位在南郊

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禘后妃帥九嬪

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

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

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祥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柰何無父而生乎

陳澹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禡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蓋祖宗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于今日生生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闕絕焉豈非大變事乎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爲億兆生民之主宰者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雖若人爲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爲郊禡之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聞而冀有感格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而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

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  
竊以爲古者祀高禘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  
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國  
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  
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爲禘壇中設帝位而  
以高禘配庶於行禮爲宜以上高禘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四嶽四瀆四鎮  
鄭玄曰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賈公彥曰四望者不可往祭四向望而爲壇祭之  
凶謂年穀不熟災謂水火

陳祥道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於群神  
而祭之陳樂而不懸廡樂而不鼓告以其凶災或  
言旅或言大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

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  
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禘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同祗凡天地之  
大禘類社稷宗廟則爲位一

賈公彥曰大禘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  
祠于上下天地神祗天禘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  
禘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以小宗伯爲

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禴四曰禘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禴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禘若春秋祭禘之屬

春秋左氏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禘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特於是乎禘之

孔穎達曰禘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神

梁山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大重人絳人乘重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縵車無

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王史辭脩文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誦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臣按人君因災異脩德正事以回天意可也若

之何禳之嗚呼上天之怒而示之以懸象豈祝

史之所能回哉

朱熹言於其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

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傴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祭于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臣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固雖天數之或然然亦未必非人事之所致也是故國家有凶災之故其大者則有旅祭其小者則有禋祭焉然其

將祭也則必去盛饗損盛服乘素車撤音樂合于外郊陳其玉帛之幣致其自責之辭庶幾或有所感格於冥冥之中焉耳苟或不自脩省而徒事乎禱祈牲幣之間烏能有所感格哉後世此禮不明遇有凶災往往假異端之徒按其科範誦其經呪不求之懸象之天而求之土木之偶其為誣瀆甚矣以上祭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也公為三壇同墠除也為

壇燔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置也璧秉珪珪璧所乃

告大王王季文王史大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也



遘也惡也厲也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不也元子之責于天

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

蔡沈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藏於金縢之匱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不子元子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

臣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

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理否熹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世之匹夫匹婦固有一念之誠可以感動天地者况聖人乎是則君父有疾難臣子以誠切之心為禱籲之舉則固有感通之理也然必至誠真切然後可以禱之不然則流於王莽之偽矣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鄭玄曰盡孝子之情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禱福也祠報福也之事掌以時招梗檜穰之事以除疾殃

鄭玄曰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

祠報福

賈公彥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檜者除去見在之災穰者推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男巫春招招吉弭去禍以除疾病祥

胡宏曰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裁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檜崇祈穰無不與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故孔子論人之不可無恒以巫醫並言而先乎巫孟子論術之不可不擇以巫匠並言而不及乎醫蓋以禱于上下神祇其責尤重也後世巫不設官而檜崇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之末

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爲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爲之世之儒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朱熹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又士喪禮疾病行

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

又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

臣按疾病而行禱乃人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且爲之蓋有此理也後世行禱之禮不傳而佛老之徒遂假之以爲齋醮之科臣子迫切之情

顓告無所徃徃資之以殫吾情遂為人世常行  
 之事今古禮不可考而巫氏所招弭者世不復  
 知其何法請如金滕設為壇墀珪璧之植秉雖  
 不能盡備然用牲幣以將吾誠假祝冊以達吾  
 意于以告乎宗廟之親于以顓夫上帝之尊于  
 以徧夫當祀之神庶幾古人疾病行禱之遺意  
以上疾  
病行禱  
 方相氏掌蒙熊皮舄與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也難也以索搜也室毆疫  
 鄭玄曰蒙冑也冑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

難也時難也難也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音那九門磔裂牲謂禳除禍

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難旁磔

鄭玄曰季春之月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

疫以逐之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亦得大陵積

尸之氣季冬之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皆

為厲鬼隨強陰將出害人也

陳澔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癘氣也季

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季  
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季冬則下及庶  
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  
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  
禳而已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熹曰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  
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  
欲其依已而安也

漢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  
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皂  
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  
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黃  
門令奏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侏子和嚕呼  
周遍前後省正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  
雒水中

臣按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

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  
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雩則通上下行  
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  
理也若無此理聖人豈苟於同俗者哉漢唐以  
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  
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  
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  
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  
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  
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

是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

以上大雩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  
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爲古封禪  
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  
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  
言爲正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  
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  
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

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  
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  
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  
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  
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  
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  
古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  
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

大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

臣按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  
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  
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  
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爲國  
至於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  
縱爲之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  
服食藥物徼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  
來千餘年矣有國家者未見一人過百年而不  
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

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真誠有是理亦真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其心於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祕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於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為矣

以上封禪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

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

上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

五帝學名

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呂祖謙曰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



於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  
思無窮者也蓋不特是時尊師敬長之義使國之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  
人之深當時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已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

舍音釋采  
讀為菜

鄭玄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  
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  
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  
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

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  
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陳祥道曰訊者問其首馘者截其耳釋奠于學而  
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

樂官

習舞釋菜仲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澔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  
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  
菜之禮告先師也

馬晞孟曰釋奠用丁爲文明故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  
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  
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可以爲之也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  
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然 孔穎達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亦  
然

陳澔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  
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之  
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  
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以奠幣爲禮也始立學  
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則不用幣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玄曰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  
有國故則否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

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釋禮者謂釋奠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謂釋奠必有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登樂祖於瞽宗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

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者識於禮而傳者又卽其所見聞以明之也

始立學者既興

當作

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

乃退儻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澔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  
塗爨既畢卽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  
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  
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  
學釋菜合舞一也此爨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  
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  
幣唯一卽此爨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陳澔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

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吳澂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故大學  
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  
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  
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  
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

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八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八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勅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今制有朔望行香之禮此其權輿歟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為釋奠及

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

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為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  
享孔子廟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  
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  
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  
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  
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  
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

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爲  
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  
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  
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大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  
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  
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  
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



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  
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  
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  
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  
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  
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  
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  
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  
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  
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

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  
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  
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  
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  
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  
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  
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

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  
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  
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  
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  
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  
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  
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

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  
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  
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  
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  
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  
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  
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  
重脩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  
民無俟改革惟

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  
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

公冉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

姚燧曰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  
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  
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  
宰我以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  
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此  
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  
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  
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

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  
既没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  
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  
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  
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  
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  
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  
輕重哉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六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

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  
下皆爲公邾伯曾參以下爲侯曾史左丘明以下爲  
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

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  
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

孔子圖曰孔子毋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蓋者謚之有無固不爲之輕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旣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誥畧曰大學之設所

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旣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尔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

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

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為經自我作古可也 本朝舊制主

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

上猶遣一次 臣請如 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

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則春

秋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曰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

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

小有釋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

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大牢釋

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

宮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

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

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

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八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

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  
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況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  
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  
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

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顥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臣按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  
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  
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

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  
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  
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  
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  
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  
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莫楹之後千有八  
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  
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  
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  
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  
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  
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列躋子張於  
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簠簋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瓷器

臣按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臣嘗因是而論之古今異時制度不一用古者則當純於用古必欲從今之宜則

當參酌古制而以義起必合於人情宜於時俗斯得古人制禮從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爲宜矣今既塑爲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既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

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  
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  
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  
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  
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  
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  
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  
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  
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  
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

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  
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  
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  
者求神於陰陽既奠炳蕭合羶薌今用薰香代  
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  
秉炬當之爲瀆臣竊以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  
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  
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  
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  
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

後漢書卷三十一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  
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先儒謂議禮也制度也  
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於稽古之事學  
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臣於此  
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  
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謚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  
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

長以下詣學行香

臣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  
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熟今  
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焉其後遂以  
朔望行香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  
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由是言之則在宋已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  
爲則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澍從祀

臣按有國家者以先儒從祀孔子廟庭非但以

崇德蓋以報功也夫太上固以立德爲貴然德之在人者不可以一槩論使其仁如堯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無得而可議矣然堯舜文武之祀止於

朝廷一廟及其陵寢而已不天下徧祀也况於儒者之道佩仁服義尊德樂道固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苟有德者即祀之則亦不勝其祀矣是以在宋言者屢以歐陽修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事下儒臣議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

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況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建請革去其祀者至今猶列在祀典豈不以弼等雖於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有功於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況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

秀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  
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  
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  
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  
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  
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  
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  
於斯世者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  
荀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並祀  
於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

闕典歟

歐陽脩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爲贄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  
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  
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  
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  
莫不宗焉故天子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荀  
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  
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歿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  
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

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繆論者歟

臣按脩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故耳非古樂也吁禮廢羊存雖曰不合於古豈不勝於無哉方今

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復古之樂正有望於今日

熊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

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敦教夷之降典益之替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衮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群祀咸秩無文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缺多出私

祭非 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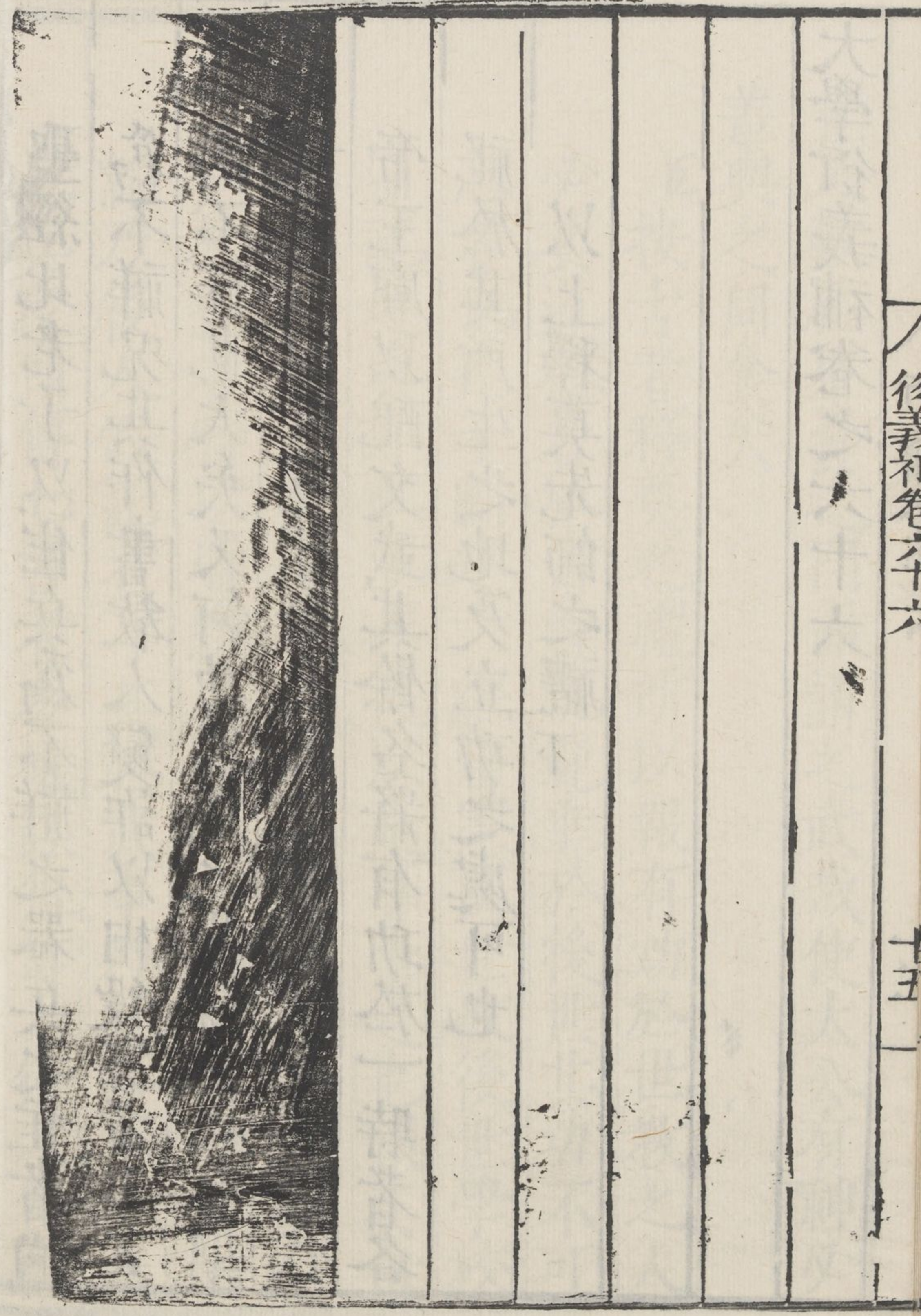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徂詐相高

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於世教之人必其道德著於當時軌範垂於後世其功不可忘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故後世學校通祀之與郊社並非徒以是尊崇之也報其垂教之功也太公望起海濱以輔周室其以武功見於經者特以時維鷹揚之一語世之所傳六韜乃後人假託者耳其於武事外此略不他見凡兵家所傳七書者多權謀狙詐之術不得與

聖經比老子以佳兵爲不祥之器兵之佳者尚爲不祥况其作書教人變詐以相殺害者哉其爲不祥也大矣又何功而祀之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无疆廣大無疆限也

程頤曰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

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

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

臣按臨之為卦有上臨下之象上之臨下果何

所事哉曰保之將欲保之以何爲先曰教之教  
之道驅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  
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優而游之使自休之厭而飫之使自趨  
之如江河之潤如湖海之浸是之謂教思焉舉  
一世而甄陶之合萬邦而協和之由无息而至  
於悠遠由動變而至於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  
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間豈有窮盡也哉如  
是則凡形氣有生之類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  
有相生相長之樂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臨

之以威齊之以政者其意思淺且促矣既淺且  
促則寔不能容之矣豈能保民而至於無疆哉  
觀之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  
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  
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  
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  
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  
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  
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

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朱熹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臣按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煖而煖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爲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以設爲政教故下人觀之如見春而知其必煖見冬而知其必寒其煖其寒皆其所自然

下民觀視而感之於心不待有所設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也如此非謂別有一種玄妙幻化之術也後世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爲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以人力爲之而假託神明以爲幻化之術遂啓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頤曰風行地上周及萬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

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  
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朱熹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臣按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  
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  
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不  
同而各有所偏尚因其所偏約而歸之於正則  
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不及矣此三代盛  
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教也歟後世  
巡狩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

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吁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俗之不一俗之習也約其所太過勉其所  
不及使之一歸於禮而不偏聖人所以觀民之  
俗而設教也如此後世則一聽民俗之所爲而  
不復觀之矣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  
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  
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

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吳澂曰文明者文采著明在人五典之叙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

臣按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審察天時之變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時也有六氣也其形象之昭然其氣運之錯然皆有文而可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

氣有流布吾於是乎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疆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之以耕作之候順其氣而教之以豫備之方此無他察於天而省於已也人有三綱也有六紀也有禮節也有法度也其彝倫之秩然其典則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斲吾於是乎化導之因其自然者加之品節順其當然者爲之導達引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域此無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

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綱大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頤曰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丘富國曰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臣按賁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一已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虛靈不昧之天而處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麗以相成也吁有是君而無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用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負荷而欲成天下文明之化難矣哉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也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

徒掌教之官敬敷布也五教在寬

朱喜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



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恥之患矣

臣按此萬世帝王為教之始然所以為教者不過人倫而已人倫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盡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者臣也是五倫之道非獨民有之而君與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無一之不備然後敷而教之使天下之人無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則在乎敬與寬焉敬以持乎已則整齊嚴肅而不失於怠忽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於迫切先儒謂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於財賦兵刑之事其於教也特慕其名

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求其能  
留心於此事者固已鮮矣况敬乎敬者聖學所  
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有不能敬以處已而能  
敬以教人者是則立教之君敷教之臣皆當以  
敬為主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蔡沈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  
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  
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以甚重焉者

陳櫟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  
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為爾德否則君  
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  
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民之良心而  
維持天下之教化也

臣按舜命契之教其民曰敬敷五教武王之功  
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教焉可見聖帝明王之  
治必本於教而教之所以為教皆不外乎五倫  
而已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  
末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朱熹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求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叙者  
蔡沈曰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乂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在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爲自勉使彝倫攸叙而益厚所以爲子孫祈天永命之本成土誠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叙之而不紊亦如我之所以篤叙武王者然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人君爲治教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彝叙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強者欲陵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而至于用刑罰動于戈而國祚不能以久長矣創業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

以教化爲先而繼體者誠能勉焉以篤叙前人之道而敬行之非獨以厚民彝蓋將以求天命也是則敬之之言在昔帝舜以是而勉契是君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大哉敬乎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呂祖謙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

寬之之謂

臣按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備者人君因而申明其義也虞周命掌教之官皆以敷五典爲言敷之爲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爲當然之則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謂攝其不平之氣馴伏其不順之心不責效於旦暮之間不從事乎督責之令成周之擾卽有虞之寬可見教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聖同一心也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沈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子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

臣按爲教之道不過卽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

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

周禮乃立地官司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吳澂曰舜命契以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敬敷以寬則優游巽順而其教易成也夫是之謂民極六官皆言爲民極而司徒之教實主安擾萬國無非和順於道德則五品遜也宜哉

臣按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蓋以上天下地而人處乎中人之所以為人者理與氣而已氣以成形無以治之則不能安其生理以成性無以教之則不能明其道是以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以治民之職歸之天教民之職歸之地以見人君治教皆出於天地所以設為之官者雖曰為民立極而實所以代天化地施也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虺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吳澂曰唐虞司徒所敷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教五教舉其綱十二教則詳其目五教在於端其本十二教則兼舉其末其教敬讓親和辨等是德禮之屬也教安中恤節能與制爵制祿是政刑之屬也祀禮者祭祀之禮追養致孝示民以敬所以

不苟且陽禮者飲射之禮敬老齒讓導民以順所以不鬪爭陰禮者昏姻之禮男女合好至親所在所以不然曠樂禮者燕饗作樂之禮尊卑齒位至和所在所以不乖離以儀辨等者有君臣上下之儀有父子長幼之儀隆殺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不踰越以俗教安者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所以不偷薄以刑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弼教而歸於中所以不暴亂以誓教恤者如軍旅之誓使之憂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節者冠昏喪祭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農工賈世傳厥習以精其能所以不失職十者皆謂之教教之常也而聖人不徒教也以賢制爵則不賢者莫不謹於德以庸制祿則無功者莫不興於功是二者聖人奔走天下之權而人心之激勸所係故不言教而列於後

臣按聖人之所謂教者不但敷五典而已而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祿誓戒之事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

後事不考三  
三  
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  
聞何者而非執民之法則囿民之教條哉後世  
之所謂教者止有教之名無復教之實况又有  
非所教而教者哉

以五禮

吉凶軍賓嘉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

雲門咸池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臣按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為禮樂所以防民之  
情偽而教之中和使行皆中正而心無乖戾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

雒門教象之法

平聲教象之法

于象魏

雒門

使萬民觀教象挾日

一旬為挾

而斂之乃施

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朱申曰建子之月朔日始調和十二教以下之事  
而頒布此教職文書于邦國都鄙以地宮之教法  
畫之為象而懸于兩觀使萬民觀教法而儀則之  
挾一旬乃收斂使遠近皆知之乃施教民之法于  
外之邦國內之都鄙使邦國諸侯教邦國之民都  
鄙大夫教都鄙之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賈公彥曰周禮凡言正歲者夏建寅之月也直言



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

吳澂曰正治脩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朱申曰政以正之教以導之戒以飭其怠忽禁以使之勿爲

臣按先王布教于民非一日也然猶必每歲之首調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乖戾也頒布之恐其所施者或有所沮格也旣頒之以文書復懸之於象魏則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

聞不至於消沮閉藏矣至於歲終又俾脩其文書上其計簿使有所稽考焉噫聖人之治以教為先而所以頒布其教者一歲之間凡三致意委曲詳細丁寧諄切如此此其教化所以大行日新而無窮也歟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也及不足上賢以崇德簡差不肖以絀惡

吳澂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卽舜之命契者也人之性稟或殊使民由於禮則過者不得過不及者

不得不及所謂節之也人倫之德民所同得使之  
能知其教則莫不感發奮起而興於善所謂興之  
也爲人欲所溺之謂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隄  
水所謂防之也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  
道以爲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爲德所謂同之也耆  
老所當孝養上之人養其老則民皆知致其孝矣  
孤獨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獨則民皆知逮其  
不足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方慤曰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飲酒  
士相見賓禮也

陳澔曰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  
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  
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  
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  
短大小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  
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  
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

臣按舜典與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

教之目比書所載加二焉所謂五教者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賓客為七  
 所謂長幼者即兄弟之謂也今分而為二則是  
 兄弟者天合而有先後者也長幼者人合而有  
 先後者也朋友親相與者也賓客泛相遇者也  
 然五教之在書則謂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  
 禮則謂之明明昭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敷  
 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去聲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吳澂曰教即七教是也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闕  
 政即八政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以廣谷  
 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  
 俗故雖導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  
 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  
 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  
 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  
 宜也

臣按民稟天地之性以生無不同也然其所居

之地水陸川谷之土俗各異所稟之氣剛柔遲速之劑量各殊先王脩其教齊其政固欲復其天地本然之性而歸之同也然土俗處處別氣稟人人殊而有未易變易然者苟不至於反常而逆理則亦不強之使同焉

大學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覆敗也事一人

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曉也諸人者未之有也

朱熹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周書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此言

教成於國之效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  
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  
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臣按大學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  
是教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長有子孫僕  
隸我於其間爲子則孝爲弟則弟爲家長則慈  
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諸已則是能脩身而教於  
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無  
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卽所以立於身行於家者

而教於人孝以爲忠弟以爲順慈以爲愛人之  
仁夫如是則仁讓之善積於一家而仁讓之化  
形於一國所謂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苟或貪  
而不讓戾而不仁惡念生於一人則一國便有  
作亂之事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也雖然爲善則難爲惡則易而其善惡難易之  
機由於君之一身而機者何弩之牙也矢之發  
動由乎弩機一發動焉則勢有不可遏者以身  
示教者可不謹其機乎所謂機者在於君身則  
其心之意也心之發動是之爲意人君欲廣其

教於天下不假強為在識其善念端倪之初處  
動其機以發之從此推廣去耳嗟乎一念之善  
與惡乃堯舜桀紂之所以分堯舜之君而有唐  
虞治世之民其身既脩其家可教有諸已而求  
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紂之君而  
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脩其家不可教而無  
諸已而求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  
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  
義以教之

胡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  
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  
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  
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  
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  
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  
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按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堯舜以來為治之

大節目大綱領也蓋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為  
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  
付托為萬民之父母必當盡治教養之三事養  
之以至於繁庶治之以至於富足教之以至於  
仁厚則盡乎父母斯民之責而無負乎上天付  
托之重矣苟為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已適  
乎已而不恤乎人生齒日至於衰耗田里日至  
於貧窘民俗日至於靡蕩如是非但民不安其  
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論之庶  
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師之事也三代以來盡君

道者間或有之兼盡師之道者蓋亦鮮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  
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  
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五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替堯之辭孟子

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臣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氣稟之偏或爲物欲之蔽遂去禽獸也幾希聖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視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獸也不遠誰之責歟爲吾人之君而不能盡君人之責使人不遠於禽獸則凡吾所治者皆猶我之物也

吾何以爲治哉非徒負斯人之仰戴而實負上天之付托也寧能不憂於心乎憂之而脩爲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爲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然後吾之責塞而吾之憂釋矣後世人主知憂此者蓋鮮矣憂之一言唐虞聖帝所以戰兢惕厲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歟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於里有



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讀為化焉春  
 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  
 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  
 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  
 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  
 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  
 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  
 其傷怨刺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臣按成周盛時其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

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  
 非禮犯分之為此垂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漢賈誼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  
 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  
 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禮云禮云  
 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也

臣按為治大要二禮與法也禮也者教化之所  
 從出者也誼所謂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使  
 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則禮之所以禁

於將然者也法之爲法禁於已然者則反是禁於將然則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天下咸囿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中矣

董仲舒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舊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臣按董子所謂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是三言者是誠自古帝王脩教立化之本也所謂治天下之大務生民習之以爲風俗子孫循之以爲治道雖百世可也豈但行之五六百歲而不敗哉

以上總論教化之道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上

易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程頤曰聖人極言頤之道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  
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  
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  
也

臣按頤之義養也天地養萬物而人乃萬物中

之一物聖人則萬人中之一人也天地養萬物而人與聖人皆在天地所養之中聖人於人之中乃其首出者也體天地養物之仁以養乎人然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必欲人人養育之非獨力之不能給而亦勢之所不能及也是以於衆人之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使其推吾所以體天地養物之心以養乎人人釐之以其職散之以其民裂之以其地付之以吾一視之仁注之於其心而寄之於其目而使之代吾之一視以仁之也然非養之以廩食則彼不暇而為非養之以義理則彼不知所為故必豫有養之而後用之也然養之之義以貞正為道苟養之不以正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盖頤之道養正則吉養而不正其凶必矣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

注敬也

剛而無

與母同

虐簡而無

與母同

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胃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

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臣按舜既命契為司徒敷五教而又於命伯夷典禮之後命夔典樂教胄子蓋司徒之所敷者布其教於天下典樂之所教者專其教於國學也胄子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無豫教之法然所以教之者在因其資質而輔翼防範之使皆適其中而無或偏焉然化之以其形不若化之以其聲於是專命典樂之官以司教導之任蓋興起之於比興賦詠之間調和之於聲音節奏之外血脉於是乎動盪精神於是乎流通邪穢於是乎蕩滌查滓於是乎消融真積力久自然和順於道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向也氣質之美者於是而益美偏者於是而不偏

他日承天而踐祚君國而子民脩政而立事皆  
得成德全才之人而用之矣帝舜以樂教人之  
意如此後世不復知此意學校之設其知以禮  
為教也固鮮矣况樂乎方其受教之初也不知  
禮樂為何物及其臨用之際一視禮樂為虛文  
而欲人才之復古治道之隆盛難矣

大雅棫樸詩曰倬

大也彼雲漢

天為章于天周王壽

考遐

與何同

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  
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  
也

曹居貞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  
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鳥能自奮而有成哉

旱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熹曰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  
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思齊詩曰肆成人

冠以上為成人

有德小子

童有造也

為古之

人無鞞譽

名髦也俊斯士

朱熹曰古之人指文王也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  
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亦

不已故今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呂祖謙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臣按學校之設所以明倫兼育賢也蓋倫理之在人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於是選其少俊者聚之學宮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真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決然不疑焉則異日用之以理天下之務治天下之人為臣則

忠為子則孝臨事則不行避見義則必勇為平居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仗義死節而思以其身當天下之重任世道之責其基本於是乎積累其機括由是乎轉移也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尤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於其道豈以強教之而張之當其機躬以說安之而弛之適其會鼓而舞之振而作之使之有感發興起之心歡欣交通之志則其得之於天浩然剛大者塞乎天地之間而不餒矣然非有以作其氣於平日安能得其用於異日哉詩稱文王之世濟濟多士

而國家以寧者蓋有以獲乎作人之效也

靈臺詩曰於論倫也鼓鍾於樂辟璧也通靡澤也

朱熹曰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

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臣按先儒謂靈臺一詩辟靡之教寓焉臺池鳥

獸鍾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靡教化道

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可見先王盛時本

樂以為教所以鼓舞作興乎賢才者隨所在而

有也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也蒸君哉

張載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

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朱熹曰鎬京武王所營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

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臣按辟靡之學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有天下

始專以為天子之學焉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臣按治世未有不脩學校者學校之廢必見於

末季之世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  
喜樂之矣

臣按此二詩朱熹集傳皆以其序說為非及觀  
所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  
莪之長育則又用序說蓋以此二詩為學校而  
作自漢以來則然矣雖其詩中所言與序說若  
不類者然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樂育賢  
才可見世道之治亂係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  
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也然則脩學宮育賢才  
使青青子衿有喜樂之心無挑闢之失豈非王

政之大務歟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

發語

樂泮水

泮宮之水

溥采其芹

水菜

魯侯戾

至也

止言觀其

旂其旂箴箴

飛揚也

鸞聲噦噦

和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  
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而宮  
亦以名也此飲泮宮而頌禱之祠

項安世曰古之為泮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有  
詩在焉首三章則言其君臣之相與樂此而已自  
四章以下乃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

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謀終焉  
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脩而達於師旅  
獄訟之講習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車馬器  
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  
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夷  
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臣按泮宮之作不書於春秋說者多以為疑而  
朱熹以為頌禱之辭蓋春秋常事不書學校之  
脩乃有國之常事故也然因此詩以考見古人  
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然亦可見三代盛

時學校之事其關係有如項氏所推究者後世  
設學乃顛顛以為教讀學生之所其於讀書作  
課之外一無所事雖謂之名存實亡不為過矣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  
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葉時曰以大宰繫邦國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  
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  
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  
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

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持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持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國家不可一日弛學校之教本儒以設教立師以明道會友以講學所以繫邦國者在是所以安萬民者在是毋徒視以為虛文苟應故事以為不急之務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

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虎門之左以教國子第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謂有職

守在學者遊謂無職守在不在學者

朱熹曰三德以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

孝德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而道則

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疆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

而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

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而知逆惡則以得於

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

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器之高下資質之  
 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  
 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  
 廢之意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  
 可倚於一偏也既曰三德矣而又教以三行者一  
 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蓋德也者得於心而  
 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  
 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  
 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  
 德而必以三行教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  
 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

臣按成周盛時設為師氏以教國子所以教之  
 之法曰德曰行而已非但以教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凡國之貴遊子弟無不與焉德者行之  
 本原行者德之實跡有德以為之本隨事而著  
 其行在父母則親之在賢良則尊之在師長則  
 事之凡若此者無非以充其孝德而已既有孝  
 德則知順善之可為而逆惡之不可為疆志力  
 行以求至乎至極之地也教國子而使之竭力  
 親親以盡其孝而又尊賢良事師長以友以順

焉則德之得於心者極其至而道之原於天者  
於是乎全矣此成周學校所養之譽髦所以成  
人有德而得全才之用也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  
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朱申曰古之為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軍  
賓嘉也六樂雲門大韶大成大夏大濩大武也五

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  
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盈朒方程勾股

吳澂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養國子以道者  
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而後教之以六藝六儀也  
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  
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  
諂諂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德行裏也藝儀表也養  
之以道而表裏俱善而保氏之教成矣

臣按保氏以六藝教國子而朱熹大學序謂人生八歲則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何也蓋六藝之事非八歲之童所能者特使之知其名物耳故謂之文必至十有五歲入大學然後教之以其事焉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玄曰成均五帝學也周人立此學之宮

賈公彥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法式以立國之學政而合聚國之子弟將以此教之

呂祖謙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教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學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惟陶冶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五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一章大略可見漢太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

吳澂曰教之切要者樂也而德者樂之本語者樂之則舞者樂之效樂德而曰中和祇庸孝友者中者德之理和者德之容祇為德之敬庸為德之常孝與友者德之施樂語而曰興道諷誦言語者興者因物而發也道者道達人情也諷謂諷諫微言以寓意也誦謂誦書舉古訓以告之也言者自言心之所蘊也語者因問而答之也樂舞而備六代者樂莫盛於六代言其舞之善則其聲音之善可知也蓋樂所以節夫舞也雲門大卷黃帝樂也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聚也大咸堯樂咸言其德之循及池言其潤澤也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韶堯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言其能以寬治民而救護之也武王樂也言其能成武功也

臣按成均者五帝之學周人備前代之學而大司樂所掌之法即五帝之法也五帝者顓頊高辛帝嚳堯舜也彼三帝者其教法無可考舜紹堯治而命后夔典樂以教胄子所謂直而溫以至八音克諧者即其法也二帝之法如此安知其非承三帝之餘烈哉先儒謂古人教人惟陶

治之功最深是以五帝三王之世學校之中士  
之所得於心者無非樂之德出於口者無非樂  
之語動其容者無非樂之舞自幼以至於長由  
中以達於外皆此物也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  
和之德所以易成自成周之學政不傳後世所  
以教人者不過章句訓詁而已作無益之文習  
非禮之禮人才日卑風俗日下其以此歟

大胥掌學士之版籍也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菜合  
舞秋頒學合聲

吳澂曰胥有才智之稱學士謂卿大夫學舞者致

謂按此版籍以致其來也古者士見於師以菜為  
贄菜蘋蘩之屬也合舞謂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  
頒學者頒其才藝之所稱合聲亦謂等其曲折使  
應節奏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鱣罰其不敬者巡舞列  
而撻罰其怠慢者

吳澂曰學士即大胥在版之國子也蓋學士之未  
至者徵之使來學至者令之使有為比則較其能  
否鱣者罰爵也撻者扑罰也

臣按學校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鱣之罰之以



後義補卷六十八  
酒也重則撻之罰之以扑也蓋人之資稟不同  
性情亦異中人以上固有不待教而自循於理  
者若夫中人以下之資化之而不從示之而不  
聽故先王制為教刑以愧耻之雖帝世以德化  
民有不免焉虞書所謂扑作教刑是已而學記  
亦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則教之有刑其來  
尚矣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八

阿波國文庫

